

往事鉤沉

走親戚



前幾天，趁着過年的熱乎勁，我把微信圈裏的親人拉在一起，建立了一個名為「家」的群，幾天過去，群在壯大，不禁感慨現代科技的好，能語音能視頻，千里之外的溫暖瞬間傳送。資訊溝通亦十分方便。上次公衆號中說到媽的老家，馬上就有侄女爲我更正，說：「大姑，咱們家是官道不是觀里。」呵，我把這兩個相鄰的地方搞混了。

中國民間有個說法，叫「走親戚」，可見這親戚是要走的。只是現在的走，多是語言的巨人、行動的矮子，有了電話，信不用寫了，有了網絡，又不用電話了。

留下印象的走親戚，還是早年用腿腳的走。逢年過節，大人牽着孩子，簇新的衣服走起路來嘩嘩響，提着紅紙加封的果子，或者攪着蓋了毛巾的竹籃子、條笆斗，裝着油炸麻花或蘿蔔丸子，去親戚家找一頓好的吃喝，臨回來，羊角蜜換成了大金果，麻花丸子換成了麻葉釀子。

在那座城市，我們家卻沒有親戚可走。親戚在千里之外。

媽看透我們的小心思，便打點了讓我們去走我們稱爲「大姨」的保姆家。大姨在妹剛生下來那會兒就來當我們的保姆了，爸媽在外忙工作，整個家都交給大姨，我們兄妹和大姨在一起的時間比父母多。一九九六年，大姨去世，我寫了一篇關於大姨的文章在報上發表，我的一位老師看到，特地寫了一封信來，從那封信中，我看出了大姨身世的不平凡。

大姨母性十足，對我們兄妹，像對待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不是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大姨會在我家一直呆下去，我媽早就說了，要爲大姨養老。但「文革」開始不久，就不讓再用保姆了，大姨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住了十年的家。

去大姨家走親戚的主要內容，是看望大姨的娘，我們叫她姥姥。姥姥住在亳州城關鎮附近的一座大雜院裏，依靠大姨的工資生活。

姥姥亦善良，看長相，年輕時一定俊美。平時父母工作疏忽的那些小關愛，我們在大姨和姥姥那裏都找補了回來。有了大姨一家，我們也有了親友團：大姨在新疆工作的妹妹——小姨——偶爾在年節時回來，還帶着她的孩子。小姨穿着雙排扣的列寧裝，說着滿口的普通話。大家熱熱鬧鬧，新衣，新鞋，女孩頭上別着紅絨花，男孩口袋裏裝着洋火炮，我們理想的走親戚，大抵是這樣的。

大姨離開我家之後，經人介紹和一個機械廠的退休工人成了家，我們又有了姨丈。姨丈的前妻病逝，留下三個孩子，大姨承擔了全部的家務和養育孩子的重擔。這樣逢年過節，我們不僅走姥姥家，還走大姨的新家。後來我們這一代都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又帶着孩子繼續走。姨丈養家餬口不易，我們都是帶着年禮過去，說說話就走，絕不在大姨家吃飯。

後來，姥姥、大姨、姨丈相繼去世，走動漸少，只是偶爾在大街上碰到大姨帶大的子女，便寒暄。沒有了大姨，來往像去了主幹的樹，再枝枝杈杈，畢竟摸不到主脈了。

而我遠在膠東半島的自己的親外祖母，走動一次卻十分不易。回一次老家，沒有十天半月的時間完不成所有的路程。

那時交通不便，乘車從安徽亳州到膠東半島，大約需要兩天一夜。因祖父祖母去世早，我壓根沒有見過，所以每次回老家，父母首先要帶我們去看外祖母。住下之後，把本家的，前幢的，後畝的親戚走一遍，又過去了三五天。然後就是去爸爸的老家。

不到百里的山路，換乘多種交通工具，先是馬車，然後是獨輪車，最後是騎馬，有時是騾子，才輾轉到了叔叔家。一般是爸爸牽馬步行，媽騎在馬背上，身後是我 and 哥分雙在兩個搭簾裏，這種走親戚，我和哥興奮至極。

記得有一次，馬不肯過河，我和哥便被卸下來，媽牽着繩繩在前面拽，爸在後面用皮帶抽，耗費了不少時間，才過了河，記得到了叔叔家時，天已經黑透。

把叔叔這邊前幢後畝的親戚都走一遍之後，再分別去另外的村莊看大姑和二姑。記得到二姑家時，圈養的一頭豬因突遭生人來訪，受了驚嚇，衝出院子在村莊裏狂奔，爸和媽征塵未洗便與大家一起追趕，我和哥好奇也跟着瞎起哄。當晚吃的啥，大人說的啥已全然不記得。只記得第二天醒來，睡在一個陌生的山村的火熱的大炕上。（上）

一生只做一件事

冀北仁

自由談



在很多人看來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，總有一條適合自己的路，這條不行就再換一條，結果往往是走了很多路也沒有成功，甚至與成功的距離越來越遠。爲什麼呢？原因很簡單，就是哪條路也沒有好好走，當然很難成功了。內地青年作家倪一寧講了一個故事，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好好做一件事，就很容易成功。

台灣有一種傳統美食叫紅豆餅，因爲紅豆餅像車輪形狀，所以紅豆餅又叫車輪餅。據介紹，紅豆餅操作快捷，簡單易學，不需要幫手，即使自己一人也能自做自賣，但倪一寧在台灣一家紅豆餅攤檔看到的卻不是那般簡單。這家紅豆餅攤檔是由三個男人共同經營的：阿公負責翻烤外圈，讓她維持脆而不焦的口感；爸爸攪拌製作着不同的餡料：奶油、芋頭、紅豆；年輕的兒子正當壯年，用沉重的木勺子，把一口口餡料塗抹均勻。這家紅豆餅攤檔存在了五十年，既是一家人謀生的飯碗，也是在傳承一種傳統的飲食文化。

兒子是玩滑板玩搖滾的年齡，卻致力於一門傳統的手藝。他說：「我發現，簡單的一門手藝，也有很多訣竅和要點，也需要花費好多心力。後來我才想明白，攀登每一個行業的最高峰都不容易，做最棒的紅豆餅和做最好的工程師一樣，都是要非常專注才能成功的。」

兒子的話讓我很感慨。做一件事是否成功，不在於你是否聰明，不在於你是否走在成功的路上，而在於你是否認真是否專注。如果你不下真功夫，老以爲自己很聰明，甚至還要小聰明，你是很難成功的，正所謂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。那些認真幹事甚至還很傻，老實傻勁，這些人很容易成功，正是「傻人有傻福」。

其實，現實中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成功的事例也有很多，只是很多人不以成功看待罷了，前些年被內地媒體熱炒的「口碑教授」常萍老師就是一例。常萍在大學學的是古代文學，在大學教的是古代文學，一教就是三十二年。特別怪的是常老師不出書、不發論文、不申報職稱評審，只專注教學，就連上中央電視台《百家講壇》那麼容易出名的機會也拒絕。在這個浮躁的社會，常萍的存在是一個「異數」，是一個人根本做不到的。一個人做什麼那是自己的事，但涉及到經濟利益，那就不是一個人的事了，至少是一個家庭的事情。常萍直到退休，職稱還是大學講師，在經濟上肯定是一個不小的損失。然而，常萍是一個成功人士，在同學眼中她是比那些教授還出色的「口碑教授」。「口碑教授」可不是一般教授都能得到的稱呼和榮譽。

常萍老師做到了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教書，而且，得到了學生的認可，也得到了學校的認可——以大學講師的職稱退休，又以副教授資格被返聘。常萍老師在職時沒有被評爲教授，只是經濟上的損失，但她卻有了更大的收穫，那就是學生和高校的稱讚。比起那些教授，學生和高校更需要「口碑教授」。一個老師能得到「口碑教授」這樣的榮譽，這是學生和社會的最高獎賞。從成功的概念說，常萍老師肯定是成功的。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，成功有多種管道多種形式。一個人一生只做一件事而做出了名堂，這樣的成功案例更有勵志的作用。

搶紅包

人生在線



王健梅

最近幾天，同學建立了一個微信群。飯後沒事，打開微信，偶見幾人互相寒暄，冷冷清清。不知誰先帶頭發了一紅包。頓時，群裏熱鬧起來。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語，笑聲不斷……最緊張刺激的要數搶紅包了。

全神貫注、眼疾手快，才有可能搶到更多的紅包。幾輪過後，阿娟成了最大的贏家，她不但屢屢得手，而且多次榮膺手氣最佳稱號。同學們都開始口誅筆伐，強烈要求她發紅包。可她卻遲遲不發，一臉無辜道：「我剛學會搶紅包，不會發。」想想這哪像阿娟的風格呀？雖然她是女生，大方、豪爽在我們同學圈出了名的。平時同學聚會，哪次不都是她爭着埋單，我們都心安理得跟着白吃白喝。飯後，還會帶領我們去酒吧一瀾。在飯桌上，雖然她喝酒臉紅過敏，但酒風絲毫不亞於男同學，一昂脖，半杯酒下肚。

正當大家爲阿娟不會發紅包惋惜時，老李開始頻頻發出紅包。大家忙不迭地搶起，搶着搶着，都開始議論了：今晚老李怎麼啦？一反常態，難道是中大獎了，發紅包慶賀？還是……

「哈哈！叔叔阿姨晚上好，我是老李的女兒，爸爸不在家，我在用他的手機給大家發紅包。」哦，原來如此！同學們恍然大悟。「你爸不在，給發完。」同學海鷗鼓動着老李的女兒。「孩子，你把你爸紅包裏面的錢在這個群發完，省得他給其他人亂發。」大家紛紛獻策。「好的，叔叔阿姨都準備好了，我繼續發紅包，只要你們開心，發多少都行。」「瞧瞧，多懂事的女兒。」同學阿梅感嘆道。「老李的女兒收。」海鷗發來一個紅包。「嗖」的一下，被曉林搶走了。大家開始取笑起曉林。後悔莫及的曉林把紅包退了回來，並連續給老李的女兒發幾個紅包，同學們也開始紛紛仿效，給孩子發紅包。



東西走廊

作爲中國人，來到英國倫敦，不能不參觀大英博物館內的中國館。事實上，往倫敦的旅行團，行程中多有「參觀大英博物館」一項。

甫進中國館，遇到不少中國人，適逢館內也有電視台記者在採訪。有個英國婦人帶着看來十歲上下的孩子在仔細看中國文物，婦人很用心地教導孩子。好奇的孩子，指着一件文物上面的紋飾問媽媽：「這是什麼？」婦人毫不猶豫地回答：「龍，從中國來的。」孩子又問：「從中國來的，怎麼會在這裏？」這一問，婦人猶豫了，默不作聲。

早前到過絲綢之路，看過敦煌石窟的一些壁畫和佛像真跡，在大英博物館中國館內，聽到「中國的東西爲何會在這裏」的話，感慨良多。

大英博物館，是英國的國家博物館，成立於一七五三年，一七五九年一月十五日起正式對公衆開放，位處英國倫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羅素廣場。這一帶，除了大英博物館，還有倫敦大學議事大樓、圖書館，廣場的東北面是倫敦地鐵羅素廣場站。這塊文化集中地，人流不少，大英博物館免費入場，中國館是常設館，參觀者衆，順理成章。大英博物館每年接待五百萬名參觀者，當中中國旅客之多難以估計。

古羅馬柱式建築的大英博物館，核心佔地面積約五萬六千平方米，館內有一百多個陳列室，館藏的東方文物包括中國、印度、日本、韓國等國的藝術品，但以中國文物最多，單是中國館就佔了好幾個大廳。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，中國館收藏的中國文物達二萬三千餘件之多。

大英博物館是世上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宏偉的綜合性博物館，是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（其他三大爲：法國羅浮宮、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

►魏晉三彩彌勒佛像

網絡圖片

▼宋代「家國永安」銘枕

作者提供



▲宋代「風花雪月」卧嬰枕 作者提供



彌勒佛，俗稱笑佛，海外好些華人對他崇敬有加，華人區普遍稱他爲彌勒菩薩。他面容慈祥，滿臉堆笑，在衆生面前袒露胸膛，不拘小節。佛教中，「現在佛」爲釋迦牟尼，「過去佛」是燃燈古佛，「未來佛」就是彌勒佛。站在笑佛面前，很覺親切，哀愁一掃而空。魏晉三彩彌勒佛像的彩瓷是帶有色彩裝飾的瓷器，乃相對於素瓷而言。由於中國彩瓷歷史悠久，及至明、清兩代，景德鎮的彩瓷品種已多至數十種或百種以上。

宋代「家國永安」銘枕，呈長方形。「銘」字有「鐫刻、牢記」含義，見到此字，看到中國寶物存放於此，更有感觸。銘枕表面向內稍凹，是燃燈古佛，「起源於唐代金銀器上的裝飾，經過高溫燒製，紋飾色調對比強烈，藝術效果顯著。枕面中央刻上的雙勾文字「家國永安」四個字，表達了對其時北宋內憂外患所寄予的祝願；枕面兩端刻有「元本治底趙家枕永記 熙寧四年三月十九日畫」字樣。「元本」是「原本」之意；「治底」是地名，在今山西省境內；熙寧四年是宋神宗年號。其時內憂外患，財政因乏，文字顯示趙姓皇帝有「勵精圖治，擺脫困境」的決心。枕的另一邊有菊花紋，整個枕施上白釉，釉中泛黃，乃出土自河南魯山段店窖。

白地黑花的「風花雪月」卧嬰枕，高十五點三厘米，長四十二厘米，寬十八點八厘米。此枕有枕中枕效果，方枕的兩側有古錢幣圖案。側卧的女嬰穿着白色長袍，上繪大朵綵彩五瓣梅花，衣領有回字紋，有水中漩渦輕柔感。枕面上如意形狀「風花雪月」四字，很是飄逸。

隋朝漢白玉大佛像，身長五點七八米，底層在地面，佛首在三樓。這尊佛像，未知是否因爲太大了，搬移時存在困難，佛的兩隻手都沒有了。漢白玉是一種名貴的材料，潔白無瑕，質地堅實、細膩，易於雕刻，從漢代開始就用這種上好材料修築宮殿、廟宇，雕刻佛像。在大佛底下的蓮花座上，寫有隋代開皇五年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了。

看罷大英博物館中國館裏的寶貴中國文物，想起「得寵尚需思辱，居安仍要思危」。好好守護家裏的東西，等於好好守護家園！

人與事



割肉救母故事人們並不陌生，比如觀音菩薩割肉救母，可那是神話傳說，信不信由你。

在現實生活裏，割肉救母確有其事，而且還接連發生在一個大家庭裏，比如蔡元培的七叔父、蔡元培本人，還有蔡元培的三弟都曾經分別割肉救母。

蔡元培父親蔡寶煜兄弟共七人，蔡寶煜曾是錢莊經理，他的幾個弟弟也跟蔡寶煜一樣都事業有成，比如四叔父跟蔡寶煜一樣也是一個錢莊經理，五叔父和七叔父是錢莊的「二夥」，也就是副經理。有一年，蔡元培祖母病得很重，請了好多醫生來看，吃了好多醫生開的藥都不見好轉。那個時候，蔡元培還很小，甚至還不懂事。父親蔡寶煜呢？因病已經離開人世了。蔡元培的幾個叔父整天像熱鍋上的螞蟥急得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。草頭方子能治百病，既然母親大人吃過了醫生開的方子，那病絲毫看不見好轉？用肉和藥讓母親大人服下會如何呢？蔡元培七叔父想起觀音菩薩割肉救母的故事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絲希望——決定割肉救母。割肉救母畢竟是不得已而爲之，蔡元培七叔父沒讓任何人知道，悄悄從自個的臂上割下一片肉來，丟在母親煎藥的罐子裏，拌在藥裏一起放在火上熬着。得病亂求醫，沒想到蔡元培的祖母吃了七叔父拌上肉片的藥，病竟然奇跡般地好了，還多活了十二年。

割肉救母

陸琴華

蔡元培母親周氏一向身體不是很好，常年患胃病。一八八五年周氏的胃病突然加劇，痛得時候蔡元培已經十七歲了，收徒四人，在一單姓人家做塾師，擔起了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。說真的，自從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，蔡元培父親蔡寶煜因病離開人世，他的家庭一落千丈，跌入低谷。時間不長，幾個叔父也相繼失業無事可做。可是七叔父過去割肉救祖母的事歷歷在目，猶如昨天剛發生的一樣。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」，俗語也有「百事孝爲先，

孝順要及時」的說法，七叔父當年都能用割肉救母的方法來報答祖母的養育之恩，我蔡元培爲什麼不能用這種方法救母一命？待來看望母親的人漸漸散去，家裏靜悄悄的，蔡元培來到自個的臥室，一把明亮而不做二不休，三下五除二撿起左臂上的衣服，把桌子上的那把小刀握在右手。那把小刀割過水果，裁過布匹，甚至還用在什麼上一些小動物的屍體，無論用什麼上都是乾淨利索，不拖泥帶水，蔡元培再熟悉不過了。蔡元培瞧着那把心愛的「小刀」，眼一閉，「牙一咬」，就聽得「啵」一聲，左臂上的一小片肉落了下來。前前後後，上上下下，神不知鬼不覺。蔡元培雖然做了塾師，可是一天到晚那顆心還懸着，時時爲母親擔憂。蔡元培把從自個左臂上割下的那一小片肉放在藥罐子裏，連同其他草藥一起放在火上煎熬。爐子上的火騰騰地冒，時間不久，藥罐子就有一縷縷熱氣味了出來，瞬間屋裏瀰漫了一股股藥味，甚至一股股肉味。誰知天不遂人願，母親吃了從蔡元培左臂上割下來的肉熬出來的藥，胃病還是沒有一點好轉。

蔡元培的三弟也割肉救母。蔡元培有同胞兄妹七人，兩個姐姐在二十歲以前都因病先後離世，四弟和幼妹未成年也相繼夭折。只有大哥蔡元鏡和三弟蔡元堅三人相依爲命。蔡元鏡曾在上海崇實石印局任職，蔡元堅曾在紹興錢莊業中任職。

「不知細業誰裁出，二月春風似剪刀。」那個時候正是初春，浙江紹興花苞含苞，柳吐翠，萬物已萌發勃勃的生機。蔡元培母親的病卻越來越嚴重。蔡元堅也如蔡元培一樣心如刀割般難受。七叔父的肉能治好祖母的病，爲什麼二哥哥蔡元培的肉不能治好母親的病？在母親瀕留之際，二弟學着當年七叔父的樣兒，也學着前不久二哥哥的樣兒，「牙一咬，心一橫，從臂上割下一片肉，把肉也和和在藥裏進給母親服用。只是蔡元堅割下的肉是在右臂，而不是蔡元培的左臂。不久，也就是在一八八六年正月，蔡元培母親周氏還是去世了。

蔡元培叔侄三人割肉救母的大孝至孝行爲被傳爲佳話，直至現在。